

东方作家丛书

谢星波 © 著

城市人在行动，
农民也在行动

躁动的古镇

Zaodong deguzhen

伊犁人民出版社

一对被男人所夺的姐妹的故事
一幕命运的悲剧，一场情欲厮杀

东方作家丛书

谢星波◎著

城市人在行动，
农民也在行动

躁动的古镇

Zaodong
deguzhen

一对被男人所夺的姐妹的故事
一幕命运的悲剧，一场情欲厮杀

伊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躁动的古镇/谢星波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2001.10

ISBN 7 - 5374 - 0287 - 6

I. 躁... II. 谢... III. 文学 - 作品 - 当代
IV. I218.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626 号

出版 伊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新疆奎屯市北京西路 28 号
邮编 833200
印刷 西南建筑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mm 1/16
字数 320 千
印张 17.5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3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5374 - 0287 - 6
定价 全套定价 100.00 元本册:26.80 元

第一章

春雪只身一人来到鹿头关镇找她男人樊斌。

鹿头关镇是个很古老的镇子。古镇周围衍繁着许许多多姓樊的人家，古镇樊姓是大姓。据镇上那位花白胡须的樊老先生考证：鹿头关镇姓樊的都是汉高祖刘邦在沛县打濫仗时卖狗肉的樊哙的子孙。樊哙当了将军后，樊家的地位也随之飞升了。鹿头关镇是出陇入蜀的重要关隘，取成都首先要破鹿头关镇。若不，你就是学三国邓艾抱毡滚崖偷渡阴平也等于零。

鹿头关古镇汉时不叫鹿头关，樊老爷于钻了许多故纸堆都没弄明白，但鹿头关镇在唐代就叫鹿头关驿那的确是板都板不脱的历史。鹿头关是唐太宗李世民御封的，是唐时官府送文书传递军情讯报的驿站。它走过宋走过元走过明清乃至民国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古蜀道因沧桑巨变成了荒野古道。沿蜀道撒落的天星天圣天龙驿统统被黄尘淹没了，剩下的鹿头关驿如今成了鹿头关镇。一九三五年川陕公路通车，鹿头关镇这段古蜀道硬生生就断了昔日的风流倜傥，孤零零的搁在这既通不了汽车又通不了火车，离县城不远也不近的鹿头山里。到了改革开放这几年，鹿头关镇才又返老还童起来。尽管鹿头关镇交通除了水路楫舟南下沱水和推鸡公车到川陕公路才能北上西安南下成都，但近年来，鹿头关镇招商引资却红红火火发展起来。

正因为如此，春雪的男人才对春雪说：“操他先人，这年月胀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去鹿头关镇找个熟人学门手艺，开间铺儿挣点钱儿省得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八瓣也发不了财。”

又正因为如此，春雪的男人从一月回来三趟到三月回来一趟到不回来时，村里就有了传言：樊七娃怕是被骚狐狸精缠上了不回来了。可惜春雪这二十一二岁嫩俏女人孤孤单单守空床。从此，春雪家的窗下，夜里多了男人走动的脚步声，上山砍柴下地施肥，总有男人们那一双饥饿的眼睛火瞟瞟地瞅在她浑实圆溜的屁股和胸脯上。

直到有一晚她去房檐下搂柴禾，一个男人从后面抱住她，她感到有东西顶住她，一双粗壮大手紧紧压在她圆圆凸凸的乳房上时，她才一阵昏眩一种激动。她呼吸沉重起来。在这突入其来的搂抱中她已经感觉到了她的需要和渴望。

春雪慌乱地说：“快放开手，别人会看见的。”

那男人说：“夜很黑呢，看不见的。”

“你晓得我结了婚有男人啦。”

“我晓得你男人在鹿头关镇和别的女人相好。”

春雪一阵战颤，那男人双臂加大了力气说：“春雪，你冷么，我再抱紧点。”

春雪说：“我怕。”

“你怕什么，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你不知道么？”

“我知道。”春雪说：“月山，你我这辈子注定是难在一起了。你就死了这条心，找一个女子结婚，把我忘了吧。”

月山大叫一声：“不！我不娶，我就这样打单身，我就要你，为了你我杀人放火都敢去。春雪，樊七娃只会讨女人的欢心，他用那种办法骗了你，我真的不甘心，这不公平！你当年应该和我结婚的。”

春雪哭了，她双肩在剧烈地颤抖，她在月山搂抱中颤抖。月山将嘴凑近她热热的湿湿的嘴唇，四片嘴唇叠合了，吮得贼响。月山另一只手在她胸儿上轻轻抚动，春雪在这种抚摸的游动中浑身炭火般的燃烧起来。说实话，她和男人樊七娃就没有这种感觉和冲动。她只觉得有一股湿漉漉的液体如喷泉似地流喷出来。她兴奋地低吟着。

他们走进屋里。

他抱起她。春雪眼儿湿了，她沉浸在渴望中。月山急急脱了衣衫。昏晕的电灯下，他那身肌肉一楞一凸，她羞涩地朝月山瞟了一眼。男人半年都没回家了，她几乎不知他的模样了。她将那洁白而匀称的身体平放在床上。她渴望而期待着。床头一盏台灯洒下一片橙黄色的光，软软地照在墙壁上那幅尺大的结婚照上。结婚照上的春雪和男人紧挨在一起，两人笑得那样甜那样惬意。几个烫金的隶书“结婚纪念”使春雪看了总有些苦涩。结婚两年了，仿佛好似就在昨天。她看看裸着身儿的月山，使她想起了她与樊七娃的新婚之夜。他们的新婚之夜还算是融洽的，是欢愉的，是难忘的，是铭记在心的。但樊七娃竟然半年没回家一道。说远也不远，鹿头关古镇就两个小时路程，可他没走回来。她去鹿头关镇找樊斌，他打工的那家玉香时装店老板娘说：“找樊七娃樊斌呀，他今日不在。”

春雪问：“他去哪儿了？”

她说：“去成都进货去了。”

春雪一连去了三次，三次都被那个叫刘玉香的不近人情的女店老板挡了驾。春雪好生失望，她看着刘玉香漫不经心地坐在柜台前修着指甲涂着指甲油说：“玉香姐，麻烦叫樊斌回来，让他请几天假，家里要收小春了，要插秧了呢。还有，让他带点钱回来，农业税双提款都要交了呢。”

刘玉香说：“好啦好啦，他回来我就告诉他，让他回来就是了。”樊斌还是没有回来。樊斌没回来田里的秧照样要栽，地里的小麦黄了照样要割，要担回家堆码在屋槽下。农村红五月这季节气忙，连读书的儿童都在帮家里收割庄稼播种希望。春雪嫁了个这样的男人，她一人下田一人上坡。她没有怨言，只是在夜里，墙角下蝓蝓儿低声鸣唱时，她才在寂静中揉着酸痛的手膀和腰儿。她打一大盆热水，将自己在割麦都不轻易裸出的身子裸露出来，对着穿衣镜左瞧右看。难怪村里有许多男人都爱把目

光朝她射来，这身子好俊呀！胸脯高高耸立，奶子如发酥的馒头又白又圆。屁股浑浑凸凸，富有青春气息。春雪曾经有过男人，男人也曾经令她活来死去。春雪坐在麻柳树儿制的浴盆里，温温的水柔柔地浸泡她的肌肤，抚摸着她的光滑柔嫩的肉体。一阵渴望又从体内窜来，她兴奋地抱着膀子压着奶子低吟。可一切就那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她幽怨地望着结婚照中的男人长长叹息：你这冤家哟，难道真被那个女人缠住了？无奈，春雪就只有孤独地生活在鹿头山。春雪将光光洁洁的身子塞进了棉被中，被中残留的男人体味再一次撩拨着她。她又感动起来。她将被儿当着男人的躯体，双手紧紧缠着。她激动的泪花悄悄渗流进被里。湿湿的嘴朝被子深情地吻，她在甜蜜中舒荡着思念和曾经的向往，带着几丝儿甜蜜几缕儿温馨在蠕蠕鸣叫中怅然睡去。她梦见樊斌从高高的鹿头山飘来，飘在她身边。她挥舞着镰刀从麦地里朝他飞奔朝他“樊斌樊斌”的呼喊。他奔跑来了，欣喜地将她抱住说：“春雪，我回来了，我和你收了麦插了秧都到鹿头关镇去。”她好高兴，她好亢奋。她和他重重倒在了麦堆里……。她狂呼狂叫，她用牙紧紧咬住男人肩头。

春雪醒了。梦又徒增了她几分烦恼。

春雪在第一声喔喔鸡啼中起了床。她握住镰刀上了山岗。据气象预报报告：川西北受西伯利亚强冷空气侵袭，三日内有暴雨。地里的麦子割了一半，还有一半在土地里焦急地耸立着，等主人去收割！今年风调雨顺，麦子长得不错，人蹲在里面密匝匝连风儿也不透。从太阳东升割到太阳正顶，汗水涔涔地从蓝布衫儿中渗透出来，晒成汗霜又浸湿。汗水在她脸上开辟了一条条灰褐色的灰沟，汗珠缓缓犁着她俊美的脸庞。每割一把麦，她总要大大的喘一口气，然后弯着腰“唰唰唰”割一气。割一气后又站起来望着田里坡上麦地里散落的无数成双成对的人忙收忙挑。她眼里有淡淡的忧郁。她想到男人，男人就来了。来了这男人却不是她的，是樊月山。

樊月山眼里和她一样透出忧郁，只不过多了一丝儿痛爱和关心。她看出他这眼神，红着脸低下头，脸儿偏着胸起伏着说：“你来干啥？”

“来看看你。”樊月山瓮声瓮气地说

“看我一个人割麦，笑话我么？”

月山没做声，只顾往田里跳。他弯着腰用浸了水的稻草捆着麦把，蹲一步又捆一把。月山没抬头，也没说话。春雪说：“你这样会害了我的。”月山抬起头朝四方看看，田头坡上的人都朝这里看呢！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口水，埋着头继续捆着：“就要落雨了，这麦把不挑回去，雨一淋就生芽。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可我在乎。”春雪朝他低声吼道：“闲话一来总是女人不要脸，女人活得累活得贱你知道么？”

月山停望着春雪将话说完，他拍拍手就走，走几步停一步直到走上田埂他才转过头说：“春雪，你是想累死还是顾脸皮？我和樊斌一笔难写个樊字，五百年前不是一家人么？我们从小一起上学一起下地，想不到樊斌他骗了你，你嫁给了樊斌我不生气不怪你，可这一亩多田的麦子要割要捆要挑回去，要腾出田来栽秧呢？你不要我帮你？

这雨说来就来，你就不想想不收回去明年吃什么？”

春雪没做声。

月山轻轻地说：“你捆好堆在田里，今晚等人深夜静了我来担，天黑没人看见的。”月山这夜就挑了二十几挑，才把亩多田的小麦担完。夜半，月山将身子托附给河水，洗去他半宿的疲与乏。当他走进院子时，春雪早倚在门儿悬望。他闻到她身上散发的淡淡幽香，他看见她高耸的胸脯托起薄薄衣衫。这紧身衫是他和她一起在古镇买的，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春雪说：“这天太黑了。”

月山说：“天黑有天黑的好处。”

“我真担心天太黑挑担子把你摔坏。”

“我感谢天黑，不黑天我能和你见面帮你干活么？”

四目传递着眷恋爱慕的信息。

“月山，听人劝得一半，找一个好女子结婚算了。”

樊月山说：“不，我就找你这样的。”

“就是介绍和我一样的妹子。”

“哪个能和你比？”樊月山说。

“我妹子春雨呢？”春雪问。

月山摇摇头，默默地走入黑沉沉的夜色里。春雪望着他背影说：“月山，你真的莫怪我。”

第二章

春雪打早就来了鹿头关古镇。昨夜她看着樊月山忧郁地消失在夜色中，她痛苦地躺在床上总睡不着。想着男人樊斌，他是不是和刘玉香一样在床上颠风倒鸾和她干夫妻那事？古镇如今有些女人开口找情人，闭口夫妻夫妻，金钱相依，打伙求财，各奔东西。半年前樊斌回来说古镇上的青年人观念新潮得很，男女之间能离也能合，夜晚一床睡，白天各走各。这是俩口子么？干吗这古镇如今就变得如此势利如此让人惊惶失措了？古时夫妻是患难，新时夫妻是伴侣。如今，夫妻成了打平伙？想到这里春雪就感到可怕。春雪让樊斌回来，樊斌说回来干啥？守着这亩把薄田薄地，就是能长出金子银子我们能富么？他当然不回来，他还搂着春雪亲亲热热地说些当官的人嘴里常说的“农民要想富，庄稼伙起生意做”的实际又现实的大道理。春雪说我好怕？樊斌就说你怕个啥？古镇有哪个敢把我樊斌蒸了煮了吃了？春雪说蒸了煮了吃了我不怕，因为我还可以捡你的骨头渣渣回来，埋在地上垒个土堆，请石匠打块碑刻几个字在哪里，后人还晓得有个樊斌樊七娃。就怕被哪个骚狐狸把你迷在温柔乡死在哪一天哪一方都不知道，死了还被狗啃蚂蚁啄。樊斌说你连你男人都不了解，你男人是那种人么？春雪就说但愿你不是那种人。

果真没好久，古镇就传来消息：樊七娃这狗东西和刘玉香这骚婊子婆娘有一腿。对刘玉香春雪不太了解，但她的传闻在古镇方圆十里是一部风流艳史。说她一次就和好多男人上床。传闻是传闻，尽管它传得比领导讲话还深人人人心还家喻户晓还有声有色，但春雪不相信。古镇的传闻听得信不得，信了鱼都会被河水药死。但她对刘玉香没好印象。她算人么？找了一个男人，半年后就离婚。离婚在春雪眼里脑壳里是不可思议的。

古镇上人人晓得刘玉香和她那位老实巴交的男人离婚，那是古镇上一件特别新闻。那天她在法院洋洋大方一坐，嘴里磕着瓜子，那瓜屑乱飞乱扬。法警说请你遵守法庭秩序，不准吸烟不准吃水果不准随地乱丢果皮纸屑不准随地吐痰不准喧哗不准吃瓜子不准……

刘玉香听完了这许多的不准朝法警说：“老娘昨夜冷饭吃多了，这冷热一隔肚子里叽叽咕咕想放屁准不准？”这话把年轻的法警弄成一个大红脸。当然，刘玉香瓜子是没敢再吃了。

刘玉香和男人离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她男人没用。所以，刘玉香就这样有了一个绰号：骚蚌壳。骚蚌壳在民事法庭上对陪审员对书记员对审判长说男人不是男人。

当审判长说你男人不离你怎么办时。她说可以呀，不离我也同意，哪个夫妻拜堂成亲不为了白头到老？但我有个条件。审判长说是什么条件你就说出来听听。骚蚌壳说就是让我男人那活儿干得像个男人。审判长说，你说你男人不是男人但他说他是男人。骚蚌壳说是不是男人你让他脱了裤子看。说完就扯落男人的裤子。那男人的三角区黑幽幽一片杂草丛生，本应该长出东西却没有踪影。民庭的人惊呆了，原来这男人说谎。

骚蚌壳格格地笑着，对吃惊的诸位说：“说东说西都不相信，都看见啦？要不用个放大镜，找我这男人的东西在哪里？”

憨娃无地自容，他慌忙提起裤儿。

刘玉香就这样离了婚。

离婚这天，她还是偷偷哭了。她让那憨娃男人坐在桌子前，她去古镇街上买来田螺买来鳊鱼。从前都是憨娃下厨，今天离了婚的刘玉香就大大破了一次例。憨娃坐在桌子前掉泪，刘玉香从今天起就再不是他婆娘了。刘玉香为他斟酒为他夹菜，见他哭就说：“你人前人后都称自己是大男儿汉，顶着天立着地，可你就不听劝，我们好说好散，你逼得我将你的软肋抵破。憨娃，我们好歹也算夫妻一场，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海样深。今天我就搬走，你也别哭，我们不是夫妻也是朋友。我走了，天塌不下来的。”

憨娃说：“玉香，我们不离好么？”

刘玉香抹抹眼窝说：“不离我心里憋着难受。”

憨娃说：“我虽然不算个男人，你和别人的事我以后一切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不离婚。”

刘玉香轻轻叹息了一声，说：“不好，这样会害了你也会害了我。离了离了一离百了。”

刘玉香走了，她不愿住憨娃家。既然离了婚，就不是夫妻了，住在他家就太没意思。虽然憨娃说你留在家里他出去找房子，但她还是执意要搬走。刘玉香没拿憨娃一样东西，就连从她娘家屋里陪嫁的箱笼都不曾拿一件，就挑了几件衣服。走时，将她平时攒的钱给憨娃伍仟元，说让他经营个体小摊点，下半辈子有个靠头。难怪鹿头关古镇人都说：骚蚌壳这婊子婆娘还会做点人事，良心还没泯灭。刘玉香离婚后在那位和她打得火热的张经理的帮助下，在古镇陕西馆开了一家玉香时装店，经营流行时装。时装店由张经理雇小工从改造到装修，从装霓虹广告灯到镶彻陶瓷釉面砖，从上海成都进货到开张剪彩全是姓张的包办。暮色中飞鸦纷纷往古镇南头古蜀道旁的榕树上落时，刘玉香总是将个手儿穿进张经理那肥肥的臂弯里，咕哝着撒着娇撒着欢在青石板街上踩出七个八个的响声来。古镇人说：狗东西张经理，黄脸婆一闭眼就有骚蚌壳填房，妈的！张经理没有娶刘玉香的动机，刘玉香也没嫁张经理的意思。有时清晨张经理从玉香时装店睡眼惺忪的走出来，刘玉香趿着丝面红拖鞋在猩红的嘴上一抹对张经理来个飞吻。后来玉香时装店生意兴隆了，刘玉香就把樊斌樊七娃请来当她

的打工仔,这时她才真正悠哉游哉地当起老板娘来,时常和张经理明铺暗盖。跟着刘玉香这种女人在一起,春雪心里就多了一份负担。自己的男人不回来,会不会与她有关系?若有,她春雪又该怎么办?

从鹿头山到古镇一路古蜀道。自从有了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这古蜀道就几乎完成了历史使命,隐退在人们记忆之外了。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感到被现代社会遗忘的不安,正筹划修一条水泥道直通川陕公路。古蜀道来往人稀车少,偶尔遇上个把农民推着鸡公车装着栽秧打田的肥料从古镇呀呀而来,听那唧唧呀呀嘎嘎咕咕的鸡公车负重的叫声,春雪心里油然产生一种兴奋。当年,樊七娃走蜀道去古镇时,就是从这条蜀道上由她推着粮食被盖卷送他去的。古蜀道有个三里懒坡,人们从北边爬上这三里懒坡后就歇上一阵,三里懒坡上有个么店子,据说这么店子在旧社会很是风光。走南闯北的川客陕人贩夫走卒们都在这么店子喝水抽烟打尖,填饱肚儿后开始各奔东西。这南北的车上了坡就一路下坡了。这么店子有块石碑,碑上有字。么店子的农民把这碑当成不值钱的石块,有人趁夜抬去搭便桥积善积德。县文管所的老师来了痛心疾首反映到人大和政协,才将这碑又抬到么店子立好,又拨款将碑儿修了碑帽修了围栏。乡下人说:“一块石板当成个宝,城里当官的就是爱编框框找些名堂来麻老百姓。”读过中学的春雪当然知道这碑的历史价值。碑上诗出自唐代诗人杜甫。传说当年杜甫自陇右赴成都途经鹿头关镇,喝过天泉香茗。站在鹿头山拈着胡须儿瞅东临桃花溪水看西山绵绵远山;南望成都平原沃野平畴,北眺鹿头山翠岭起伏景色秀美。这位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郁结的心境一下豁然开朗起来。于是,就题诗一首;鹿头何亭亭,是日慰饥渴。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碑的右下方还有几排楷书,是:杜工部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留笔。屈指一算已有一千二百多年了。

往事就如大江东流淹没了这段历史。

春雪对这段历史不感兴趣,大诗人也好,文物古迹也罢,对她来说不关痛也不关痒的,她心里就想着樊斌。家里的秧托嘱给樊月山和妹子春雨后,她就往古镇紧赶急行。若樊斌真正不听劝她就和他离婚。春雪的父亲古维明是个辍学回村当了代课教师的民办教师。那阵古维明还算一个农村人特别是古镇这地盘上的认字匠人。山中无老虎,古维明这只猴子当然充了霸王。春雪两姊妹都是父亲手下的启蒙学生。教了二十多年书的古维明吃粉笔灰有了肺病还一直教书当代课教师,一直没转正,所以就算民办。古维明那点文化水儿终于滴不下几滴了,理所当然就没法享受如今提高教师待遇的资格。但古维明是个秉承了古镇传统文化的人,所以对春雪春雨的教育就十分严厉。春雪要和樊斌离婚,那是她经常想的问题。她不是父母爷爷辈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也抱起走的女人,她脑子里没有那种旧礼教的束缚,她受过新的文明教育。

春雪这次古镇之行目的,万一樊斌真的和刘玉香有一腿的话,她就和他门槛上砍草练子一刀两断!农忙季节,三里懒坡上除了几位背包拿伞的和推着鸡公车儿运化肥的农民外,没有往日的热闹劲儿。

刚上三里懒坡，春雪就碰上一位戴眼镜的人。他穿运动衫儿，足蹬一双李宁牌运动鞋，一副城里人打扮，可就是推一辆鸡公车儿左晃右晃。他双手抓住车杠，双腿敞开斜八字儿，马缰绳从肩上斜斜顺手臂吊在鸡公车的铁环上。他一起身刚走一两步，就听哗啦啦一响，鸡公车翻了个车肚朝天，响声中还带着金属器的声响。

三里懒坡上的农民都笑了，而笑得很放肆却友好。

眼镜站在坡上，他擦拭着眼镜片不好意思朝人们笑着说：“古蜀道的鸡公车儿真难推哟，想当年诸葛军师取西川时咋用的？我真以为木牛流马是真牛一样，鞭儿一抖就‘流’上蜀道了，真想不到它是推的。”说完，眼镜又端起鸡公车，刚走几步车把一晃又翻了。

春雪走近眼镜，只见眼镜鼻尖儿上热汗涔涔，他脸儿通红略含沮丧。黄尘蜀道的尘土被风儿一刮漫天飞扬，撒了他一头一脸，又被汗水冲刷变成了一条条黑灰色的溪流。这长长的三里懒坡上坡的这段路，不知他是怎样推上来的？如今的城里人和外国人都不知怎么了，放着城里大公园娱乐城游乐园不逛，都爱来这偏僻的古镇。说是领略大自然风光，说是凭吊古蜀道当年的风姿古韵。大概久则生厌，或许追求一种时尚。来古镇的人在川陕路和到古镇的交叉路口上的鸡公车店儿花几十钱租借一辆鸡公车儿，有推行李的，有推人的。租车店车老板故意不往鸡公车青杠棒做成的车轴上滴青油，让它一路上嘶声鸣叫，使古蜀道上多了一种原始亘古的情韵，多了一种对历史追忆，多了一种情怀。

总之，古镇上来的外地人多了。

一次有对城里新婚夫妇来古镇，在店里租了一辆鸡公车儿，男的推女的上坡，女的推男下坡。男的推女的上坡还唱三国演义“滚滚长江东逝水”，女的推男下坡那车儿连着人一齐滚下古蜀道崖坎下，所幸那崖不高。男女双方就摔破点皮。

春雪就搞不懂，鸡公车儿又有啥稀奇的？

眼镜盯着她，眨眨眼儿翕翕嘴儿。

她盯着他说：“去古镇？我帮你推吧。”

他点头：“去古镇。”

“去古镇干啥子？”春雪麻利地端起了鸡公车。

“做生意罗。”那位眼镜很爽快答道。

春雪仔细打量他。大城市人流多好做生意，跑来古镇这不通公路的地方，就是采金矿这里能采多少金子？看他一副诚恳的样儿，她问：“真来做生意？”

“真来？真来是啥意思？”眼镜问。

春雪抿着嘴儿一笑：“就怕你们城里在古镇呆不下就螃蟹夹豌豆连滚带爬下了山。你干嘛这样盯着人看？人看人看一眼，猴子看人才不转眼，看姑娘媳妇你可要当心点哟。”

眼镜不好意思地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架儿说：“人当然是猴子，是猿人进化的嘛。”

“你那眼睛饿狼饿虾的。”春雪说。

“我看你抿着嘴儿一笑很有魅力。”

“城里姑娘才好看呢？”

“不好看，至少我就不喜欢。”

“城里姑娘日晒雨淋，乡下姑娘那能比哟。”

“城里姑娘嘟着声儿说话，故意装着高贵就好像她就是黛安娜王妃一样，让人恶心，擦着脂粉坦着胸儿露着肉儿让人浑身总冒一层层的鸡皮疙瘩。乡下姑娘天然去雕饰，生下来纯洁，长大了冰清，没经过现代城市文明副产品的污染。”

“你就这样看乡下妹子？”

“要不我来古镇干啥？我父亲下乡插队就在这古镇，据说我那伟大的母亲和我父亲在古镇道旁的小树林躺了一夜，数天上的星星后就诞生了我，所以我喜欢古镇。要是在美国，孩子只要一出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我生在古镇当然我身上有鹿头关镇的某些基因。一听说古镇搞旅游开发，我就奔古镇来了。”

三里懒坡很轻松的就这样下了。

鹿头关镇那颗大榕树就立在绵远河边。古镇顺山坡起伏，那古建筑上的斗拱爪角飞檐在青淡的雾气里显露峥嵘。弯弯爪角上的梵铃儿随风飘荡，轻曼舒然地撒下一串铃响。春雪将鸡公车儿搁在榕树下，冲眼镜一笑就离去了。眼镜大呼小叫地，春雪停了脚步。

眼镜说：“请教一个问题。”说完用脚踢踢鸡公车儿。“三里懒坡我推它上坡不倒，我推下坡它不是左倒就是右倒，这是啥原因？”

春雪说：“推久了你自然就晓得原因的。”

“喂喂喂，你别又急着走哟，我真心求你。我出生在古镇，我也是长大了第一次来古镇。古镇的公路还在公仆们的脑壳里，若要变成现实是他们的事，可现在而今眼目下我得有个运东西的运货工具。在鹿头关镇看来这诸葛孔明的木牛流马怕是我得‘流’一两年了。你得告诉我要领，我拜你师傅了。”

春雪说：“谁是你师傅哟？好吧，告诉你。上坡脑壳朝前背要躬，下坡手吊车把要挺胸。”说完，春雪没人影了。

第三章

实际上鹿头关古镇是个盆地，一个小小的四面环山的坝儿，这坝儿不大，方圆二三十平方公里。望着青葱又凝着云彩蝶垛似的峰峦，你才感到这盆地似的坝儿如陶渊明老先生笔下桃花源里好耕田的写照。古蜀道如一条已快风干的腊肠一样，悄没声息的软塌塌地搭在山梁上。鹿头关古镇被现代通讯现代交通挤出了现代文明。谁曾知道，它曾经是“不与秦塞通人烟”的鹿头关驿站。这蜀道上走过杜甫李白等诗人，这蜀道上有唐明皇与杨玉环在此缠绵的传。它被金戈铁马蹂躏，它也被川人陕人甚至出蜀入陇的贩夫走卒们和穿汉州草鞋的人踩过被鸡公车辗过。这是一条古代文明之道。这一切都成为了历史，历史随时间推移也一样喟叹兴衰。

玉香时装店在古镇的北街。古镇北街是当地较有名气的商贸街，街窄窄的小小的，但让人感到紧紧凑凑。鹿头关古镇青一色的铺板门，都是用上等杉木做成的。如今这杉木铺板门发黄泛黑了，但它还很坚实耐用。到了晚上打烊关铺和早上开门开铺时，你就会听到大城市听不到的闸铺板门的声音。那声音古老悠远又现实文明，一刹时杉木板儿“噤噤噤噤”满街筒子响，让你美美地领略到古镇情韵。

古镇情韵不光是闸铺板门，还有早晨那炊烟淡雾和湿漉漉出汗的青石板街面，偶尔一辆鸡公车儿在青石板街轧轧地滚来，朦胧中人和车儿在浮动游移的氤氲中时隐时现。有着木制飞来椅的古镇建筑上飘扬着古香古色的蓝布幡儿，幡儿飘起酒字或货字让你知道这家店铺的货色和品类。古镇的幡儿在晨风中不会猎猎响，是一种轻轻地温柔地上下摇动，使客商在长途跋涉中感到温馨。夜里的古镇很美，万家灯火眨着眼儿，你站在三里懒坡上俯瞰古镇，就会惊奇地发现灯火里勾勒出一只静卧的鹿儿，所以叫鹿头关镇。

春雪找到了玉香时装店时，古镇那风火墙上的帽顶已经镀满金色洒满阳光了。玉香时装店在古镇惟一不用杉木铺板门而用银灰色金属卷帘门，晨曦中紧紧下垂，使人感到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这时候已经是开门经营的时候，可玉香时装却关着门儿。一种不祥之兆涌上春雪心头。春雪向左右打听，几个女娃子挤眉弄眼问她找谁？

春雪说找樊斌。女娃子说你找樊七娃去问骚蚌壳去。春雪说这门紧紧关着在哪里去找她去？女娃子说在里面睡呢，天天享受夜生活不睡懒瞌睡这人咋吃得消。你打门呀，她在里面。这几个古镇女子说完又挤眉弄眼笑，那笑里藏着故事！春雪马上想到樊七娃，莫非他正和她搂着抱着干着那不要脸的事。想到这里春雪就一阵晕乎乎的，站立的腿不自主地摇晃一下。她用右手大姆指揉着太阳穴儿，朝玉香时装店打

量，期冀它这阵就开门走出樊斌来，或走出一个其它什么人都行。但她失望了，那扇卷帘门纹丝儿不动。

古镇赶场的人渐渐多了，街面上人来人往。

春雪从愤怒到冷静，从冷静又到愤怒。狗日的樊七娃，你难就不知道你妻子春雪会来古镇么？你真和那个骚蚌壳就这样睡得？春雪越想越气，她到古镇干嘛来了？还不是听人传言樊七娃和刘玉香有一腿，她与他之间伸出第三只脚她春雪才来落实才来证实的呀！

春雪壮壮胆儿走上玉香时装店的街沿，她紧紧抿着唇儿，挺着胸儿。她想好了，只要樊七娃真睡在刘玉香床上，她就走，走出这道金属卷帘门，走进鹿头关古镇那挂着鹿头关镇人民法院招牌的大门。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她伸手拍着卷帘门，那门儿发出“嘭嘭嘭”的声响。

半天，里面才发出一个宛如刚刚睡醒又十分疲惫的女人声音：“哪个哟，找三魂还是寻七魄？吵得人睡不好觉。”

春雪冷静地说：“玉香姐，是我。”

“你是哪个哟？”里面的女人打着哈欠问道。

“我是春雪，樊七娃的妻子。”门开了，刘玉香一脸倦容打着哈欠眨着眼儿，那被高档发屋染的彩发乱七八糟的堆在头上。她披一件雪青色的绸衫儿，一双乳房在胸罩中高高耸立，下面就一根薄薄真丝三角裤，满负荷地勒在圆嘟嘟的肥臀上。刘玉香探头朝古镇的街面一打量，揉着惺松睡眼说：“是春雪啊，来找樊七娃？”

春雪说：“是来找他。”

“他两个月前就没在这里了。”

“他去哪儿了？”春雪着急地问。

“不知道？”刘玉香耸耸肩摊摊手。这动着不知是从那里学来的，就和电视里一模一样。“你知道么，七娃这砍脑壳的脾气大了，刚开始对我还玉香姐前玉香姐后的多像我小弟娃，在古镇混伸了皮就不听我这个玉香姐的了。这不，我也要找他呢。”

玉香时装店里传来一个男人咳嗽的声音，这声音使春雪心颤。她说：“他在，你骗我？”玉香摇摇头：“他真的不在。”

“有个男人在咳嗽？”

“并不是能咳嗽的男人就是你男人？”

“我不相信。”

“信不信由你。”

“你真的不是骗我吧？”

玉香将双肘横在胸前，仿佛搂着那对浑实的双乳生怕它掉下来一样，她长长吸一口气又呼一口气摇摇头说：“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我刘玉香这辈子骗过人但从来不对你这种善良的弱女子下手。要骗你我害怕拉下人命债。他真的不是你男人。”

春雪说：“我……能进去看看么？”

刘玉香一怔一惊后又镇静下来，那眼睛一下又恢复了玩世不恭的神色。她笑扯扯地说：“你若真要进来，我也不怪你，我可先打招呼，莫怪我话没说清楚。”

春雪说：“只要你告诉里面这男人是七娃，刘玉香，我就马上走，不再来你这时装店。”

刘玉香说：“告诉你，我真不知道你那个不争气的男人这阵在哪里。”

春雪说：“那你和这男人在干啥？”

“干啥？”刘玉香格格地大笑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间房里住了一夜你会干啥？你结过婚，难道就不知道？”

春雪脸倏而红了。这骚蚌壳年纪轻轻就是钟鼓楼上的麻雀见过大阵仗的人，十七岁跑烂滩进过县妇教所。古镇派人去领回来，可她耐不得寂寞又去闯荡江湖。这一进这一闯使她精明多，从此再也没被收容过。这世界上事就样难捉摸。刘玉香被教养后正应了不入虎穴焉得虎仔的典故，她在妇女教养所里和南来北往五马六道的女学员互通情报，学会了和戴大盖帽的警察周旋，她那连哄带诈连打带拉的手法让你尴尬让你哭笑不得。传说她下广州闯海南厌倦了跑滩匠的生活才又回到古镇。

在汽车上有个不怀好意的男人见她浓妆重粉就以为她是社会上飘荡吃野食的那路货。一站又一站不下车，紧紧贴着刘玉香。

刘玉香回头冲他灿然一笑说，你过于瘾？有两层布呢。说得那男人羞愧得脸上一阵红又一阵白，车一到站就慌忙下车夺路而逃。刘玉香站在公共汽车上格格地笑弯了腰。这样一个女人，春雪那是她的对手。可她这时走了又不甘心。屋里的男人可能就是她男人樊七娃，要不这骚蚌壳就不会这样故作高深。

刘玉香大笑后又扬着眉头说：“你还不走？”

“我不走。”春雪说完朝里面打量。时装店里，隐约有一道绿色帐幔从房这头拉到墙这头，将屋子一分为二。春雪知道，这道绿色帐幔后就是一张高质量的折叠钢丝床。曾经她来古镇看男人，就和樊斌双双睡在这张钢丝床上。后来，春雪走回鹿头山但她还想着这张床，想重新躺在这充满时装味儿的小床上，但樊七娃这砍脑壳的从此就没给她这个机会。这张床难道真成了樊斌和刘玉香的乐园？

刘玉香说：“你不走想干什么？”

春雪说：“我想进去看看。”

“你真的想看么？”刘玉香很热心地问。

“我就看看。”春雪很诚恳地说道。

刘玉香仰天长叹，说：“我真服了你了，春雪，你可以看，男女之间就那么回事，裤儿一脱什么高尚什么正人君子都变成了野兽。可姐姐丑话可说在先，看了不许后悔？”

“我不后悔，看清了我让你们就是了。”

“好，你进吧。”

刘玉香侧着身子，春雪走进玉香时装店。她心里乱极了，好你个樊七娃，床上睡

一个怀里搂一个,吃在嘴里想到锅里。我春雪可不是好惹的。

刘玉香斜斜地倚靠在门框上幸灾乐祸地说:“春雪,我还是真心诚意劝你别看,可你就是不相信我。”

春雪哪管刘玉香的唠叨,那理智早就被床上的樊七娃这事实无情地灼伤了。那道绿色的围幔被门口涌进的穿街风儿一撩,款款而轻轻地摆动着。春雪憋着火气,脸上尽管带着柔情却不露声色,但心中怒火在一阵阵涌动。她掀开围幔,果然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头向里侧着酣睡,那呼噜声如古镇买烧饼或打铁铺扯风箱样一声悠长一声短促有节奏的响着。春雪知道这鼾声,熟悉这鼾声。可恶的刘玉香在一旁嘻嘻地笑,那笑里充满奚落和挑逗。古镇这骚蚌壳真她妈是个脱了裤子上吊不要脸又不要命的贱妇,是个勾野人抱情人的骚狐狸。二十四五的人和男人离了婚就勾引别个有妇之夫,这种人阎王爷为什么就不提出个眼?让她变头沙牛或变只母猪配种下崽去呢?

春雪在心里就这样用乡下人的话暗暗咀咒刘玉香。她轻声冲床上的男人喊一声起来。床上的人依然故我那样打着鼾儿。刘玉香说:“用手拉哟,这阵你把他抬起丢进绵远河里他在河里还做娶龙王公主的美梦呢。有深入调查的心儿没揭开秘密的胆嗨?”这话激得春雪咬着牙儿骂一句“骚货”,一下定决心将被儿提住一角一掀,床上那男人惊弹而起。他闭着眼说:“上扇不忙下扇忙,刚刚才结束战斗你又来点燃战火。猝然不防春雪被张经理一把抱住,吓得她哇一声惊叫。这时刘玉香几步窜上前就在张经理厚厚的屁股上一巴掌。那巴掌清脆而又干净利落,打张经理惊诧着眼睛盯盯这个又盯盯那个,才知道屋多了一个人,而且是他不认识的女人。理智使他放开了手,慌忙抓住被儿盖住,惶恐地望着春雪。春雪后悔了,这男人不是樊七娃。刘玉香将绿色围幔拉拢,还那样漫不经心对有些慌乱的春雪说:“叫你不看你偏看,谁叫我刘玉香是个窗户外吹喇叭的坏女人呢?这人的名声一坏就是做了好事都是坏事,坏人想作个好人难呀!”说完抹抹眼窝,抹完了刘玉香又一副漫不经心玩世不恭的样儿对着围幔说:“姓张的,你也穿起你那正人君子的衣裳开得路了,吃了有钱人的饭耽误了没钱人的工。老娘得开店挣几个银子买脂粉呢。”

张经理说:“刚刚才睡着,妈的,晦气。”

他走到门口还冲春雪笑笑,那眼珠儿一旋就恭恭敬敬朝春雪躬一躬腰说:“和刘玉香开玩笑开惯了,没看清是你,我对不起你了。”张经理吹着口哨朝刘玉香挤挤眼,从春雪面前擦身而过。春雪感到他那手肘在她鼓鼓的胸前不经意的触了一下,她感到一阵恐怖。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的时装店睡到日上三竿还装住一副泰然大摆大摇,街上竟没有一个人指责张经理的作风或作为,都井水不犯河水,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直到张经理转过了陕西馆钟鼓楼消失了他的背影,春雪才将那惊诧怀疑的目光收了回来。

刘玉香已将卷帘门高高拉起。屋里那绿色围幔和那架钢丝床都收起折好被主人推在墙角。店里又恢复了井然有序的时装买卖。

刘玉香还冲春雪吃吃地笑。

春雪脸儿红红地低下了头，她走下街沿。

“春雪。”是刘玉香在叫，她回过身。刘玉香说：“你要找樊七娃，你去鹿头关茶楼，他经常和樊老爷子在一起喝茶。”

春雪说：“他干得好好的，为啥走了？”

刘玉香叹了一口气，她说：“我讲了你也不信，你还是去问他自己好了。春雪，你玉香姐这人坏，对坏人我比他坏，对好人我比好人好。你找到樊七娃就带个话给他，让他别躲着藏着，躲得了初一能躲得了十五么？古镇有句话说得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想躲是没处躲的。我玉香知道他没钱还债，可欠了债他还不认账。这古镇的地皮他樊七娃还没有踩热，也想在鹿头关镇画个脸谱冒充人物？让他出来认个账，定个时间给个说法，大家伙见了面以后也好相见。”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春雪一听心里就慌就发毛发怵。樊斌欠了人家的债？这笔债不是小数目？若数目小债家就不会说哪里碰见哪里发财的话了。春雪生在古镇长在古镇，知道这意思，就是找几个小伙子在哪地方遇见就弄死弄伤出口气。狗日的樊七娃为啥欠账？她抬头看着刘玉香，刘玉香也还看着她。春雪说：“玉香姐，七娃欠了债？”

刘玉香点点头：“不欠账找他干嘛呀。”

“欠了多少？”春雪小心翼翼问。

“不多，就五千元。”

春雪倒了吸一口冷气。还不多哟！在乡下种几亩田怕是几年都没五千元！有钱人五千元算是零花，无钱人五千元会要家人的老命。春雪问刘玉香：“玉香姐，他为啥欠债？”

刘玉香摇摇头：“这你去问他。”

“玉香姐，七娃欠了谁的债？”

刘玉香笑笑摇摇头：“这你也去问他。”

春雪几乎哭了，她心里好急好恨好悲好怨。樊七娃哟樊七娃，你就是欠了债也该回家来哟，你躲在古镇把自己的妻子蒙在鼓里。夫妻本是同命鸟，有了祸事大家担。家里再穷也不要赖账当烂龙滚龙，把脑壳挂在裤腰上呀，你就不怕把你在那边边角角上“发了财”，真这样我春雪岂不成了寡妇。樊七娃，你家三代贫农从未做出过黑良心的事，你这是给你祖宗抹黑么？你干嘛不回乡下来想办法？家里就是砸锅卖铁，就是一年不吃不喝把粮食鸡鸭鹅猪全赶到古镇卖了，你也该回来呀？春雪来古镇逮男人的想法这阵全没有了，她想尽快找到樊斌，让他老老实实在说出他为啥一下子欠了五千元？